



Textes devenus classiques de prose française

法国散文经典

谢大光 主编

学林出版社

Textes devenus classiques de prose française

法国散文经典

谢大光 主编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法国散文经典/谢大光主编. —上海:学林出版社,2010.5

(外国散文经典丛书系列)

ISBN 978-7-5486-0012-1

I. ①法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法国

IV. ①I56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79618号



法国散文经典

主 编—— 谢大光

责任编辑—— 李西曦

封面设计—— 魏 来

出 版——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)
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81号1楼)

电话: 64515012 传真: 64844088

照 排——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——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—— 787×1092 1/16

印 张—— 14.5

字 数—— 20万

版 次—— 2010年5月第1版

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—— ISBN 978-7-5486-0012-1/1·5

定 价—— 29.00元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)

序 | Préface |

关于散文，莫里哀的喜剧里，有一段为人熟知的对白：当剧中人茹尔丹被告知，我们平日里说话就是散文时，这位醉心于贵族虚荣的小市民惊叹道，“天哪！原来我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，自己竟一点都不知道呢。”剧作家的笔下不乏戏谑的成分，却也点明了散文和日常话语的紧密关系。虽然，写作中主张言文一致还是言文分离，从来有着不同的观点，而散文作为独立存在的文体的出现，离不开语言的成熟，是不争的事实。

如果说，直到14世纪末，法国和英国的语言都还是相当粗糙和贫乏的，那么，随着战争和宗教的传播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渐趋北上，文化上的进步使北方诸国感到越来越需要更加流畅、更加优美的语言。拉丁文作为文学语言的巨大优越性，为英、法语言的成熟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。历史学家通常把1494年由法国入侵引发的“意大利战争”作为“现代欧洲历史”的开端。当查理八世统率着瑞士长枪兵和法国轻骑兵混成的大军来到意大利，探求文艺复兴的诱人荣誉和冒险精神时，他肯定没有想到，这场连绵近六十年的战争，不会取得预期的胜利，却无意中催生了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现代意义的蒙田随笔的诞生。

蒙田的父亲是个有贵族头衔的商人，经过意大利战争的洗礼，成为意大利文化的狂热崇拜者，在蒙田3岁时，从意大利带回一名不会说法语的德国教师，使他幼年时以学习拉丁语作为启蒙教育。“拉丁语对我像是个母语，我理解得比法语都好”，这使他得以在成年后，对古典拉丁文著作反复研读，形成自己的语言。蒙田生逢乱世，仍能保留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。

他阅历丰富,学识渊博,在纷繁世事中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,“我做事习惯上一个心眼做到底……对待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,我从童年就站在了我那时必须保持的立场上。”另一方面,他并非象牙塔中人,他的内心深处始终生长着质疑的力量,“我的心灵永远处于学徒和试验阶段。”“我时时刻刻会改变,不仅随世事变,也随意图变。这是时局变幻莫测,思想游移不定,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写照。”他终其一生充实自己,蓬勃自己,发现自己,把自己作为思想的对象物,不断打量、琢磨,并通过对自己的观察和问讯探究与之相联系的整个世界,最终完成了一部以自己为素材的书。他把这部书小心翼翼地命名为 Essais。essais 的原义中包含有尝试、检验、验证的意思,作者看重的就是这样新鲜的、始动的、飘忽不定却又富有创造雄心的言说方式,也许只有这样的形式才能够包容下他那驳杂纷繁、联翩跃动的内心世界。语言是思想的外衣。可以说,essais 是蒙田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语言形式。当后世作家借用或沿袭这一名称,通过各自的作品将其敷演为散文的一个文体时,不免放大了它表象上的随意、散漫、轻松,多少看轻了其内在思想的支撑。我们将 essais 译为随笔,也有同样的误读。蒙田在晚年时说过这样的话:“我看到了人生的长苗、开花与结果,而今又看到了枯萎。这也是件幸事,因为这顺乎自然。”顺乎自然,就是蒙田的人生态度,也是他的随笔的本质特征。这一点,蒙田和中国古典作家是心息相通的。

和中国古代散文一样,法国散文亦非文章的一体,而是许多文体的总称。随笔、格言、游记、书简、日记、回忆录等,都有各自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。文无定法,人有个性。蒙田随笔已打破文章写法的既有格局,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们自然乐得选择符合自己个性气质的言说方式。帕斯卡尔是一位早逝的天才,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均有造诣。他以《致一位外省友人书》奠定了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。《覃思集》(又译《思想录》)根据他死后留下的笔记整理而成,语言精辟,又极富感染力,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思考之深。他的观念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关于“存在”的概念,成为 20 世纪中叶流行于欧美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滥觞。拉布吕耶尔一生独居,用心良苦,以近乎于“卧底”的身份潜居于亲王府,悉心观察贵族社会的众生相,将其绘之于刻薄嘲讽的笔下。一部《人品论》因而成了路易

十四晚年社会风俗的历史见证,也成就了拉布吕耶尔作为散文家的独特风格。《人品论》语言平易简洁,耐人寻味,下笔用字,再三斟酌,颇有刀笔之风,后世作家福楼拜、列那尔等,深受其影响。

进入18世纪的法国,是启蒙主义的时代。思想观念的分化导致既有权威的崩解,社会动荡,舆论活跃,争鸣的热情激发着创造力的勃发,推升法兰西文化登上引领欧洲潮流的高峰。文学为意识形态的争夺张目,更深地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变革中,也磨砺了自身。启蒙运动的主将们几乎都是散文写作的高手。孟德斯鸠的《波斯人信札》假托两位波斯商人的通信,以轻松犀利的笔调画出巴黎上层社会各种人物的嘴脸,流露出有志于社会革新的青年人内心的渴望。狄德罗的文字总是在论理中带有丰富的情感,新与旧、理智与情感的微妙错综,渗透出趣味。卢梭被称为“法国的第一位情感作家”。“对很少几位作家才可以这样说:‘要是没有他,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。’卢梭就是属于这少数之列的。”莫洛亚的评价是中肯的。早年丧母,始终在不公正的境遇中奋斗,使卢梭敏感、易激动,对他人怀有神经质般的戒惧。他喜好独自散步,“我只有在散步的时候才能写作,在其他时间,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。”《一个孤独的散步人的梦》是卢梭在世的最后两年的作品。“我整个的一生,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梦,这个梦,由我每天散步时分章分段地做。”此时,他受到的迫害加剧,对他人的戒惧心理更甚,只有向大自然敞开自己的情感世界。他的作品将个人情感、自然风光、人生体悟交织融会,开启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新境界。

跨世纪的夏多布里昂延续了两个时代的斑驳。他深受卢梭思想的熏陶,又为王权奔走一生,波诡云谲的岁月将他无情地分为两半,他的身上纠结着转折时代所有的希望和困惑。他在文字中执著地寻找和弥合自己,在追寻逝去的时间的过程中,挣扎着反抗时间。这使得他的作品“标志着一种新人和现代文学的产生”。(皮埃尔·布吕奈尔《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》)他的《墓中回忆录》杂沓着、协调着时代的宏阔气势和个人的细微感受,将自己的历史融入他的国家和他的时代历史的框架,成就一部纪念碑式的史诗巨著,也为法国散文树起又一个标杆。

如果说现代主义在夏多布里昂那里还只是一个朦胧的芽苞,波德莱尔

则育出了第一批果实。继诗集《恶之花》后，波德莱尔写下的《巴黎的忧郁》，并不是对贝特朗散文诗的简单蹈袭，从一开始他就发现，“我不仅远离我的神秘而光辉的榜样（指贝特朗的《黑夜的加斯帕尔》），而且，我做的事情极为不同”。作者身陷现代都市的喧嚣，和与其数不清的各种关系的错综交会中，渴望着“写出一种充满诗情、富有音乐美、没有节奏和韵律、文笔灵活而刚健、正适合于心灵的激荡，梦幻的曲折和良心的惊厥的散文”。这种渴望注定要和传统的表现方式决裂。波德莱尔找到了语言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神奇功能，“捕捉最难以捉摸的心理状态、病态的忧郁和心力交瘁的情景，并用特别生动的词语准确地表达出来。”他关于“中断”和“衔接”的尝试，在20世纪的罗兰·巴尔特的美学思想中，形成断裂、边缘、快感的相互关联。罗兰·巴尔特本人的随笔即展示了断裂产生的诱惑力。

现代主义文学发端于法国，在20世纪20、30年代达到顶峰。与诗歌、小说不同，相对保守的散文没有在新浪潮中占有自己的位置。不过，现代主义的叛逆性淡化着传统文体的界限，散文的小说化，小说的散文化，为丰富散文的表现手法，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。纪德、普鲁斯特、莫里亚克、加缪，这些大师的散文作品，是他们构筑的文学大厦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只是随着文体概念的漫漶，专注于散文的风气，已不复存在。

我最初接触法国散文，要感念李健吾先生的指点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为筹划“外国名家散文丛书”，我曾求教于干面胡同李先生寓所。谈起法国散文，先生兴致很浓，答应待手头莫里哀书稿杀青后，译一部拉布吕耶尔的《人品论》给我们。这令我喜出望外。时隔不久，就收到李先生抽空译出的几段样稿。先生的译笔真是传神，活脱脱就是作者操起汉语在冷嘲热讽。正当我们翘首以待全稿完成时，突然传来先生猝然病逝的噩耗。开始我不肯相信，征之于钱钟书先生才知确已无可挽回。斯人已逝，残稿存念，至编选本书时，倏忽已近三十年，先生当年音容笑貌犹现眼前，特检出先生遗稿编入，以志纪念，并向老一辈翻译家表示深怀的敬意。

谢大光

2010年4月5日清明节 于天津

目 录 | Table |

序	Préface	谢大光 / 001
论悔恨	Du Repentir	蒙田 / 001
覃思集	Pensées	帕斯卡尔 / 014
人品论	Caractères	拉布吕耶尔 / 017
波斯人信札	Lettres Persanes	孟德斯鸠 / 023
自然史	Histoire naturelle	布封 / 027
一个孤独的散步人的梦	Réveries d'un Promeneur Solitaire	卢梭 / 033
旧袍叹——对趣味多于财产的人们的忠告	Regrets sur ma vieille robe de chambre, ou Avis à ceux qui ont plus de Goût que de Fortune	狄德罗 / 043
墓中回忆录	Mémoires d'outre-tombe	夏多布里昂 / 050
旅人札记	Mémoires d'un touriste	司汤达 / 054
山	La montagne	米什莱 / 060
亨利·贝尔——札记与回忆录	Henri Beyle	梅里美 / 067
《旅英散记》三则	Le Voyage en Angleterre	托克维尔 / 082
巴黎的忧郁	Le Spleen de Paris	波德莱尔 / 088
磨坊文札	Lettres de mon moulin	都德 / 093
海之美	La beauté de la mer	古尔蒙 / 103



日记 Journal	列那尔 / 107
牧月 Prairial	阿兰 / 114
电话 Téléphone	克洛代尔 / 117
春天 Le Printemps	纪德 / 123
驳圣伯夫 Contre Sainte-Beuve	普鲁斯特 / 130
精神的危机 La crise de l'esprit	瓦莱里 / 144
松鼠 Ecureuil	柯莱特 / 151
慢 La lenteur	拉博 / 156
白睡莲或夏日黎明的惊奇 Le nénuphar blanc ou l'étonnement	
de l'aube en été	巴什拉尔 / 162
新内心回忆录 Nouveaux mémoires intérieurs	莫里亚克 / 165
赞中庸的园林 Eloge du jardin médiocre	保尔·莫朗 / 172
谁知道兽的灵魂是下入地呢? Qui sait L'âme animale	
descendre dans l'enfer?	尤瑟纳尔 / 176
谜 Enigme	加缪 / 182
物质生活 La Vie matérielle	杜拉斯 / 188
哀痛日记 Journal de deuil	罗兰·巴尔特 / 191
飞翔的吸血蝠 Vol du vampire	图尼埃 / 199
大地之未知者 L'Inconnu sur la terre	勒·克莱齐奥 / 211
第一口啤酒 La Première gorgée de bière	德莱姆 / 215

蒙 田

论悔恨

Du Repentir

其他人教育人,我则叙述人,描绘一个教育不良的个人;若由我来重新塑造,则会塑造出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人来。但是一切已成定局。

我描述的面貌不会相差太远,虽然它一直变化不定。世界只是一个永动的秋千。这里的一切事物不停地摇摆:地球、高加索山地、埃及金字塔,随着“公摇”也“自摇”。所谓恒定其实只是一种较为有气无力的摇摆而已。

我不能保证我这个人不动。他带着天生的醉态稀里糊涂、跌跌撞撞往前走。我此时此刻关注他,也就画出此时此刻的他。我不描绘他的实质,我描绘他的过程,不是年龄变化的过程——如俗语说的,以七年一期——而是从这天到那天,从这分钟到那分钟。我的故事必须适时调整。我时时刻刻会改变,不仅随世事变,也随意图变。这是时局变幻莫测,思想游移不定,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写照;或是因为我自己换了一个人,或是因为我从另外的位置与角度来看待这些事物,不论我有时会自我违背,但是实际上像狄马德斯说的,我决不会违背真情。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安定下来,我不再试探,而

是作出决定,我的心灵永远处于学徒和试验阶段。

我提出的是一种平淡无奇的人生,如此而已。丰富多彩的人生中含有哲学伦理,平凡家居的人生中也含有哲学伦理;每个人都是人类处境的完整形态。

著书者通过独特奇异的标志与老百姓沟通;而我,第一个向世人展现不是作为语言学家或诗人或法学家,而是他本人全貌的米歇尔·德·蒙田。如果世人抱怨我过多谈论自己,我则抱怨世人竟然不去思考自己。

但是,我这人在生活中与世无争,却又张扬得让谁都知道,这有道理吗?在这个尔虞我诈、藏奸耍滑的世界上,我要人保持自然坦荡、低首下心的生活姿态,这又做得对吗?要写书没有学问又不讲技巧,这不是像砌墙壁没有石头吗?音乐的幻象受艺术的指导,我的幻象受天命的指导。

从学科体裁来说,至少这是我独有的:就我目前所做的这份工作,在内容上没有谁比我更懂更理解,就此而言,我是世上最有学问的人了。其次,也没有谁对自己本人的材料钻研更深,细枝末节解析更细致,更能全面确切地达到预期的工作目标。要做到完美我只需写得真实。真实,那是出自肺腑的纯正、直率。我说的真实,不是一切直言不讳,而是我敢于说的一切;随着年事增高,敢说的事也增多,因为依照习俗,大家也允许这把年纪的人更加自由闲聊,更加放肆地议论自己。

在这里不会发生我常见的工匠与工作互不合拍的情况:谈吐文雅的人怎么写出这么愚蠢的文章?或者这么精彩的文章怎么会出自语言乏味的人之手?

一个人口才平庸、文采斐然,这就是说他的才能是借来的,不是他的天分。有学问的人不是处处都有学问,自满的人则处处自满,即使自己无知时也自满。

在这里,我的书与我亦步亦趋,一致前进。别的书里,大家可以撇开作者不谈,只对作品说长道短。这部书里不行,谁动了一个,也动了另一个。谁不了解这一点就加以评论,对自己造成的损失更大于对我的损失;谁认识到这一点,就使我完全满意。我若在这点上得到大家的赞许,让善于领会的人觉得我——若有点学问的话——还学有所用,我值得得到记忆更好的帮

助,那样我就感到非分的幸福了。

请大家在这里原谅我常说的那句话,我很少反悔,也心满意足,不是像天使或马那样心满意足,而是像人那样心满意足。还要加上这句老话,不是礼节性的老话,而是与生俱来的谦逊:我说话像个无知的探索者,仅是诚恳地祈求从大众合理的信仰中得到结论。我不教育,我只是叙述。

真正罪恶的罪恶没有不伤人的,不会不遭到全体一致的谴责与审判。因为它的丑恶与劣迹那么明显,以致说作恶的人简直愚蠢与无知可能是有道理的。很难想象有人会认识罪恶而不憎恨罪恶的。恶心恶意的人吮吸了自己身上的大部分毒汁,因而中毒身亡。罪恶在心灵中留下悔恨,就像在人体内留下溃疡,总是在糜烂出血。

因为理智抹去其他一切悲哀与痛苦,但是却滋长悔恨,它从肉里长出来的,从而也更痛。犹如发高烧时的冷与热要比户外的冷与热更难受。我说的罪恶(但各人有各人的标准)不但是理智与天性谴责的罪恶,也指众人的意见造成的罪恶;这种意见即使是平白无据与错误的,但是已为法律与习俗所接受。

同样,没有一件好事不叫天性善良的人喜欢的。确实,做好事会在我们心中感到一种难言的愉悦,伴随着心地磊落也会有一种慷慨自豪。不顾死活的坏人有时也会逍遥法外,但是决不会感到怡然自得。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受当今坏风气的影响,还可对自己说以下这样的话:“谁看到我的灵魂深处,也发现不了我有什么罪过;既没有让人痛苦和破产,也没有报复与嫉妒心理;既没有公开触犯法律,也没有标新立异制造混乱,说话不足为凭。虽然糜烂的时代教唆人胡作非为,我可没有侵占别人财产,把手伸进哪个法国人的钱包,不论战时与平时都靠自力更生,也不曾无偿地利用别人的劳动。”能这样说这不是一桩小小的乐事。而是证明良心安宁,听了让人开心。这种来自天性的欢欣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,也是唯一不会令我们失落的报酬。

做了好事期望别人赞扬才算是得到了回报,这种期望太不可靠,也是非难辨。尤其在这么一个腐朽愚昧的时代,受到大众的好评是对人的一种轻侮,什么是值得赞扬的你该去相信谁?从我看到天天把荣誉赐给了谁,只想祈求上帝不要让我做这样的好人。“从前的罪恶现今成了社会公德。”(塞

涅卡)

我的某些朋友或是主动或是应我的要求,有时开诚布公地责备我,批评我,对于一个有教养的人来说,这是一种友爱,比任何其他友爱更有益、更温情。我总是敞开胸怀,满心感激欢迎他们这样做。但是此刻静心一想,我经常觉得他们的责备与表扬中有许多错误的标准,我宁可犯这样的错误,而不愿按他们的方式去做好事。

主要是我们这些人,深居简出,心中必须树立一套行为准则,以此自律,根据这个准则自勉或自责。我有自己的法律和法庭审判自己,有事在这里而不去别处告状。我根据别人的看法来约束我的行动,但根据自己的看法来扩展我的行动。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自己胆小还是残酷,忠心还是虔诚;别人看不透你;他们只是用不确定的假设来对你猜测;他们看得多的是你的表现,不是你的本性。因此不要在乎他们的判决,而在乎你自己的判决。“你应该运用你自己的判断力。”(西塞罗)“由良心提出善与恶的证据,这才有分量。”(西塞罗)

有人说悔恨紧紧跟随罪过,这话似乎不是指那种自以为是、根深蒂固的罪过。对于不经意和情急之下犯的罪过可以否认和推卸;但是那些蓄谋已久、不做誓不罢休的罪过,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悔恨只是对我们意愿的否定,对我们怪念头的抵制,这可以用各种意义解释。悔恨使这个人否定他从前的美德和节制。

为什么我年轻时没有现在的心灵?

为什么我有了智慧就失去红润的面色?

——贺拉斯

内心一切保持井然有序,这是一种美妙的人生。人人都会当众演戏,在舞台上扮演正人君子,但是在一切都可自由自在、不为人知的内心,做到中规中矩,这才是要点。接着可做的是使家庭、日常起居中保持井然有序——那也是我们无须向人说明理由,不用做作,不用矫饰的地方。

贝亚斯描述美满的家庭生活时说,“主人在外面法律管束与人言可畏的

情况下怎样做的,在家里也该怎样做。”还有朱利乌斯·德吕舒斯的一句话也值得一听,工匠向他提出,花三千埃居可以把他的房子盖得让他的邻居再也看不到里面。他则回答说:“我给你们六千埃居,造个每个人从哪个角度都可看到里面的房子。”

大家也欣赏阿格西劳斯的做法,他旅行时总是投宿教堂,为了让大家和神看到他私下生活是怎么样的。有些人在社会上备受尊敬,但是他的妻子与仆人则看不出他有任何出众的地方。受到仆人称赞的人是很少的。

历史经验告诉我们,没有人在自己家里,还有在自己家乡做得成先知。在小事上亦复如此。从琐碎的事例中看出大事是怎么样的。在我的家乡加斯科涅,他们看到我出书都感到挺好玩。离家愈远我的名声愈大,身价也愈高。在吉耶讷,我买印刷商,在其他地方印刷商买我。活着时深居简出的人,就是从这点起做到日后不在人世时获得好声名。我宁愿少些名气。我来到这个世界只求得到我的一份教益。除此以外,我就不予以理会了。

那个人从官府出来,被大家一路簇拥护送到大门口。他脱下官袍,离开官职,原先升得愈高,如今跌得愈低。他家里的一切都杂乱无章。即使有什么秩序,也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在这些日常平凡的行动中把它识别出来。再说秩序本来就是一种死气沉沉、不起眼的美德。攻破一座要塞,率领一个使团,治理一方人民,这是威风显赫的大事。责备,欢笑,买与卖,爱与恨,跟家人与自己平静愉快地交谈,不懈怠,不否认自己,这些事更少,更难,也不引人注目。

不管怎么说,退隐生活中包含的义务要比其他的生活更艰巨更紧张。亚里士多德说,平民百姓实施美德要比身居官职的人更难更可贵。我们准备去建功立业,更多是求荣耀,不是为良心。其实达到荣耀的最短途径,就是立志在良心上去做你愿为荣耀所做的一切。

我觉得亚历山大在他的舞台上表现的美德,不及苏格拉底在底层默默表现的美德有力量。苏格拉底处于亚历山大的位子我很容易想象,但亚历山大处于苏格拉底的位子我则想象不出来。若问亚历山大他会做什么,他会回答:“征服世界。”问苏格拉底,他会说:“让人按照自然状态过日子。”这倒是更普遍、更重要、更合理的学问。心灵的价值不是好高骛远,而是稳实。

心灵的伟大不是实现在伟大中,而是实现在平凡中。因而从内在来评判我们的这些人,不看重我们在公开活动中的出色表现,认为这只是从淤泥河底溅上来的几颗小水珠。同样,那些从堂堂外表来评判我们的这些人,也会对我们的内在气质作出结论,但无法以他们平庸凡俗的能力去攀附惊世骇俗的才情,高低太悬殊了。

所以,我们让魔鬼长得奇形怪状。随着帖木儿声名远播,根据想象揣摩他这人的外表,谁不把他说成两眉倒竖,鼻孔朝天,面目狰狞,身材像个巨无霸?我若在前见到伊斯拉谟,很难不认为他对妻子和仆人说话也是满口警句与格言。从工匠的穿着或妻子去想象他是怎样的人,那要比想象一位大法官要容易得多,大法官道貌岸然,一本正经。让我们觉得他们高高在上,不过人间生活的。

坏人有时心血来潮做起了好事,好人也会这样去做坏事。那就应该以他们日常的心态、一贯的行为来评判他们。至少与平时的自然状态相差不远。人的天性可以通过教育改进与加强,但是不会完全改变与消除。在我们这个时代,成千上万人通过相反的学说走上行善积德或是为非作歹的道路:

在囚笼中忘记自己的森林,
温顺的野兽失去了凶相,
接受人的驯服,但是有一滴鲜血
落进它们的嘴里,那时
又会野性大发,张开血盆大口,
连惊慌失措的主人也不放过。

——卢卡努

本性是不可能根除的,只能掩盖,只能隐藏。拉丁语对我像是个母语,我理解得比法语都好;但是四十年来没用拉丁语交谈与书写了。如果遇上意外的危急事——我一生中有过两三次,一次是看到父亲好端端的仰倒在我身上不省人事——我从肺腑发出的第一句话总是拉丁语。长期的习惯也拦不

住本性强烈的表现。这个例子可以引出许多其他例子。

在我这个时代,那些人试图用新观点来纠正社会风气,只是从表面上去改变罪恶。那些实质性的罪恶,他们若没有去增加,也是根本没有触动。增加倒是必须担心的。他们要去做其他好事,还是更乐意停留在这些夺人耳目的外表改革,代价更小,更易讨好;这样也就不费多大工夫就满足了其他共生共灭的天然罪恶。

从我们自身经验就可以明显看出。谁若愿意审视自己的话,没有一个不会发现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固有的占主导地位的脾性,抗拒外界的教育和一切相反的情欲引起的风暴。至于我自己认为较少受到阵阵冲击,几乎总是稳稳当当留在自己位子上,像那些笨重的躯体。我若失去常态也不致太离谱。做荒唐事也不会太过分。行为不极端也不怪异,也常作清醒与深刻的反省。

真正应该谴责的是,我们这些人一般在退思生活中也充满污秽与堕落;改革的想法属于空谈;补赎的方法是病态和错误的,与他们的罪恶相差无几。有些人,或是不能摆脱天性的罪恶,或是由于长期的沉湎,已不觉其丑恶。另一些人(我也在其中)感到罪恶的沉重,但是会找乐趣或其他机会去减轻,还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罪恶地、卑怯地去容忍,去接受。

因而,一有欢乐就原谅了罪恶,就像我们对待功利一样,完全可以想象这个措施是那么不成比例。不论是那种偶一而为、算不得罪恶的小偷小摸,还是那种跟女人睡觉,这类冲动是强烈的,有时还说是无法抗拒的犯罪行为。

那天我在雅马邑一家亲戚的领地上,遇见一个农民,大家都叫他小偷。他对自己的身世是这样说的:他一生下来就当乞丐,他看到靠双手挣面包,怎么也摆脱不了贫困,于是想到去当小偷。他靠体力以偷盗为生,青年时代过得太平。因为他到别人的地里去收割庄稼,路程远数量大,人家没法想象一个人用肩膀在一夜间扛得回那么多东西。此外他还细心把作案的损失均匀分散给各家,因而每家每次受害不是太大。

现在他已年迈,作为农民他是富裕的,他公开承认这是靠了他的偷盗;为了要上帝谅解他的所作所为,他说每天去给他偷过的人的后代做好事;他

若做不完(因为他不可能一次都做了),就责成他的继承人,根据只有他知道给每人造成的损失去给他们作补偿。从他这番不论是真还是假的叙述来看,他还是认为偷盗是不诚实的,恨它,虽然不及恨贫困那样深。悔恨也很坦率,但是这样使这件事得到了平衡与弥补,他也就不悔恨了。这不是习性让我们对罪恶执迷不悟,也不是狂风使我们的心灵迷乱,一时失去了判断和一切,卷进了罪恶不能自拔。

我做事习惯上一个心眼儿做到底,也没有什么行动需要向理智隐瞒和回避的,差不多都是得到全身心各部分的同意才干的,不会引起分裂和内乱。事情的对错与褒贬全在于我的判断。判断一旦错了,就永远错了,因为几乎生来它是这样的:同样的倾向,同样的道路,同样的力量。对待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,我从童年就站在了我那时必须保持的立场上。

有一些来势凶猛、猝不及防的罪恶,让我们暂且撇在一边。但是另一些罪恶,屡犯不改,有计划,有预谋,甚至可以说是职业性的天赋,我不相信没有理智和心计时时刻刻的酝酿和支持,怎么可能在这些有罪恶意识的人的心中存在那么久。他们宣称在某个时刻幡然醒悟,我对他们大谈悔恨的话是很难想象与苟同的。

我不能接受毕达哥拉斯的学说,“人在走近神像领受神谕时,灵魂焕然一新”。除非他的意思是说,为了这个时刻必须换上一颗不同的新灵魂,原有的灵魂藏污纳垢,已不配出席这番祭礼了。

他们做的一切恰与斯多葛派是相反的,斯多葛派要求我们改正自身认识到的不足与罪恶,但是不用为此感到悔恨,郁郁不乐。毕达哥拉斯派要我们相信他们内心感到极大的遗憾和内疚。但是从表面上他们没有让我们看到有一点改过自新、决不重犯的样子。病若不除根,就不算痊愈。悔恨若放在天平上,重量必须超过罪恶。我觉得不从行为与生活上去规范,表面上装得信仰上帝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虔诚的实质是深奥的、隐藏的;外表是容易装模作样的。

至于我,总的来说可以希望成为另一个人;我也可以对自己整个儿否定和不同意,恳求上帝给我来个脱骨换胎,并消除我的天性懦弱。但是这样的心愿我不能称之为悔恨,好像也不是当不成天使或加图而不高兴。我的行